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13位ISBN编号：9787214064493

10位ISBN编号：7214064499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江苏人民出版社

作者：[德] 赫塔·米勒

页数：235

字数：148000

译者：沈锡良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内容概要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一名制衣厂的年轻女工，因为在运往意大利的衣服中夹带一张“我等你”的纸条，被控在工厂卖淫并失去了工作，而且必须定期接受秘密警察的盘问。秘密警察问话的内容，涉及她过去的一切，每项细节都足以把她推向深渊。制衣女工没有因此而气馁，反而更清醒地、全神贯注地应对盘问。小说充满诗性的语言，并透过层层盘问，慢慢堆积起主角的记忆。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作者简介

赫塔·米勒

女，1953年8月17日生于罗马尼亚。
1987年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德·瓦格移居西德，现常居柏林。
1982年，处女作、短篇小说集《低地》出版。
她曾多次获得德国的文学奖项。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章节摘录

当时，当莉莉命令我在内罗面前克制自己的时候，她正好开始和一个六十六岁的军官睡觉。几周后，他们想起逃亡到匈牙利边境去。

他被逮捕了，她被枪杀了，这个愚蠢十足的莉莉。

有一次，莉莉将我带到军官食堂的避暑花园里，把我介绍给那位军官。

他穿着便服，上身穿一件细条纹短袖衬衫，下身穿一条灰色夏季裤子，没有肋骨，没有臀部。他用低沉的声音说：很荣幸见到您，我的小姐。

他亲吻我的手。

这种完全训练有素的亲吻盛行在古老的宫廷时代。

他的嘴干燥而柔软，吻在我的手心里。

桌子周围坐着身穿制服的年轻男子。

莉莉在这里当然注意到，这些身穿制服的人对美女们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向莉莉投去火柴头。他们感觉到，这个老人已经对她而不是对我施过暴。

那时候，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爆发战争了，军事培训在懒懒散散中大打折扣。

这种懒懒散散不得不被那种精巧手工耽搁住了，这种手工可以让每个人胆大妄为：征服美女。漂亮度可以从人的脸蛋、屁股的波浪、彼此的小腿肚、乳房看出来。

乳房叫苹果、生梨和落地水果，视乳头的情况而定。

征服女人取代了军事演习，人们对士兵们说。

与此有关的一切必须在脖子和大腿之间确定。

大腿要分开，如果事情开始了，要闭上双眼，不必看脸蛋。

大腿和脸蛋不是一切，但乳房至关重要。

苹果是值得可喜可贺的，生梨也还凑合。

落地水果是士兵们不予考虑的了。

征服嘛，有人说，那是给身体的铰链和内心的平衡加了润滑油。

这也可以改善婚姻的和谐。

那位老军官向莉莉讲述如何在平和中战胜懒散的方法。

在他的妻子去世之前，莉莉说，他也经常进行军事演习。

她五十岁，他比她大六岁。

人们再也用不着向其他人隐瞒，他心满意足的工作带给自己甜蜜的疲惫，来自陌生女人的床，而不是来自营房。

她去世以后，他每天到墓地去，走到女人后面真是太无聊了。

我认识的所有女人，突然间发出叽叽啾啾的声音，并且有了酸葡萄的口味，他说，尤其是那些妙龄女人。

人生就在食堂和营房之间的沥青地上，在高跟鞋的小腿肚上小步奔跑。

他们在床单上，赤着脚，假惺惺地，叹息几声。

每分每秒都快乐得死去活来，他担心她们会在他眼皮底下死去。

总的说来，在这个避暑花园里，甚至面对生梨和落地水果，穿制服的每一个人也都是生手。

可莉莉有着小巧而坚硬的夏季苹果。

对他们中的每一个人，莉莉或许只用一句话就可以把他们打发了。

他们预料到了这一点，因此团里所有的人一起训练如何征服莉莉。

他们认为莉莉那位军官不必再给他的铰链加润滑油了，已经过了精巧手工的时间，是他到了该换班的时候了。

他们逼迫他离开莉莉的漂亮肉体。

在他们扔出火柴头的手指上，结婚戒指在阳光下熠熠发光；他们的眼睛透过自己的手指看出去，目光就像湿漉漉的子弹在闪耀。

老人将烟灰缸放在他的手旁边，说道：他们病了，我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呀。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他将桌上的火柴头收集起来扔进烟灰缸里。
他的双手像药剂师的手一样白皙。
他和莉莉都没有激动，他们没有伪装出平静的样子，他们有耐心。
我什么都不明白，一个人要是知道自己不再需要她的时候，是否还能有那么多的耐心。
可他的脸依然光鲜，他的太阳穴像一张有污渍的纸一样，在遮阳伞的阴影下跳动。
莉莉看着他，没有收回一句话，这个我不知道。
她的目光和他的目光，正如黑刺李子掉进平静的河水中，原本就是如此。
他握住莉莉的手，坐着时肚子前倾。
我原以为，因为还有两根火柴飞到了桌上，他此刻一定会大动肝火了。
他空着的手将火柴收集起来，另一只手依然坚定地握住莉莉的手，他突然轻轻地开始为莉莉唱起歌来了：
一匹马来到了劳改营的院子里 它的头上有一扇窗 你可看到那里有淡青色的望塔
他自个儿地唱起来，如此旁若无人，又根本不是那种串会儿门的架势，真是让我受够了。
他知道这首歌曲，让我的心很受伤。
我爷爷也唱过这首歌，但那是他在劳改营里学来的。
我和莉莉都还太年轻，他可以相信这一点。
噢耶，如果我跟着他一起唱，那他的舌头将如何停留呢。
可只是因为我坐在莉莉和他中间，一起听他唱歌，所以在桌旁感觉这首歌不中听。
我看到遮阳伞的伞骨旁边有些地方磨破了。
我们坐在阳伞下，于是我搅和了一桩秘密。
莉莉不是那名军官的玩物，他爱她。
他中断歌声，我让莉莉在他的军官食堂里待着，自己昏昏沉沉地在城里走着。
当时，他们脑子里肯定有过逃跑的念头。
他两个儿子在加拿大长大成人，他想和她一起到那儿去。
太阳很刺眼，菩提树上绿叶和黄叶随风摇曳，只有黄叶掉落在地上。
不管我愿不愿意，绿叶暗指莉莉，黄叶暗指他。
这个男人对莉莉来说是太老了。
我和行人相撞，看到他们已经为时晚矣。
那天下午，我独自一身，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到了厂里才算结束，莉莉叫我到她那里去，和我谈一谈军官的事。
自从纸条事件发生后，我再也不允许到楼上的包装车间去了。
我上楼的时候，莉莉在过道里等着。
我们到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她坐在脚后跟上，我倚靠在墙上，说： 尽管他的脸很年轻，但他的肚子里早已是落日余晖了。
听到这话，莉莉抬起头来，将指尖放在地上，睁大眼睛。
我伤害到她了。
她脖子上的青筋都露出来了，她的嘴巴已经为叫喊做好了准备。
可这时，莉莉将我的手拉了下来，直至我同样跪在她前面，抓住她的臀部。
因为正好有一名男子一只手里拿着衣架，从我们身旁走过，装出没看到我们的样子，莉莉低声说：
如果他躺下来，那么落日就像一个枕头一样平坦。
我看到莉莉的脚了。
如果第二只脚趾比第一只脚趾长，那么这个人就叫跛夫脚趾。
莉莉就是这么叫的。
她说： 他叫我樱桃。
这种叫法和她的蓝色眼睛不相称。
当那名拿着衣架的男子离我们越来越远，并关上包装车间大门时，莉莉说： 风可以刮走树枝上的樱桃，这不是很好吗，你有一双黑眼睛，我叫樱桃。
阳光落到过道里，天花板上的霓虹灯还在亮着。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我们就这么坐着，像两个疲惫的孩子。

他在劳改营里待过吗？

我问。

莉莉不知道。

你问问他。

莉莉点点头。

奇怪的是，厂区里面没有一丝声响，此刻过道里也是鸦雀无声，连霓虹灯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都能听得见。

今天我想到，那名老军官一定要寻找莉莉了，因为在认识她之前，他和她的死亡达成了协议。

他第一次认识莉莉的时候，他像一只马表一样停了：现在我有了意中人。

作为退休老人，他总是被吸引到军官食堂的那些制服那里。

他的制服被脱下了，他被脱了个精光。

他在渴望中成了士兵。

他想和莉莉一起到那儿去，那个像从前一样人们看到他穿着制服的地方，尽管他穿的是细条纹夏季衬衫。

在士兵花园里展示他的征服，如果他和莉莉独自待在一起，他把迟来的对爱的渴望做到了极致，莉莉的漂亮都难以与之媲美。

像他这样的一个人，对边境线上的士兵、狗和子弹知道得一清二楚。

他的担心，也就是死亡在追求她，犹如他追求她一样，竟敢成了信仰：莉莉在吓唬死亡，也在为他吓唬死亡。

他看得太多，于是成了盲人，他拿莉莉孤注一掷，她可以令他失去理智。

每一个上了年纪的人，都会回想起自己过去的时光。

枪杀莉莉的那个野小子，如果回想一下的话，那么他和那位老人相似。

边防哨兵是一个年轻的农民或者工人。

或者几个月之后他将成为一名大学生，以后将是教师、医生、牧师、工程师，成为他成为的那个人。

他开枪的时候是一个痛苦地在天空下巡逻的人，大风日日夜夜地在吹着孤独之歌。

莉莉的肉体使他在地上颤动不止，她的尸体是老天送给他的一份礼物，他为此得到十天的假期。

或许和我的第一任丈夫一样，他写了不快乐的信。

或许像我一样的一个女人，尽管无法和死者较量，但可以抓住爱情发笑和抚摸，她在等待，直至他像一个人一样自以为了不起。

他在一瞬间或许是以幸福的名义开枪射击的，然后砰的一声枪响了。

犬吠声从远处传来，然后叫喊声。

莉莉那位军官被捆住了手脚，被带到了铁屋中，由那位开枪的渴望幸福的人看守着。

莉莉躺在地上。

那间铁屋没有前墙壁。

地上有一个蓄水池，墙边有一张长凳，角落里有一副担架。

那名看守喝了很多水，给自己洗了脸，将衬衫从裤子下面抽出，擦干净，坐下来。

那个被捆绑的人不允许坐下来，但他可以望得到莉莉躺着的那块草地。

五条狗过来了，青草没到了它们的脖子那里，它们的大腿在草地上面飞奔。

在它们后面更远的地方，穷追不舍的士兵奔了过来。

等到他们到了莉莉那里，不仅是她的衣服被撕成了破布，那几条狗淘空了她的身体。

在它们的狗嘴下面，莉莉像一畦虞美人，鲜红地躺在那里。

士兵们把那些狗赶走了，站成一圈。

然后，有两个人到了铁屋里，喝了水，将担架带走了。

这是莉莉的继父告诉我的。

就像一畦虞美人，他说，我此刻想到了樱桃。

孩子在太阳下睡着了。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父亲拿走了他的手绢，他的手指松开了，尽管父亲将他的手臂朝后面弯曲，将手绢塞进他的夹克衫里，他依然在睡觉。

尽管父亲将大腿分开很大，给孩子转了个身让他和自己面对面，还站起来让孩子张开的嘴巴靠在他的肩膀上。

有轨电车马上就要到达邮政局前面的车站了。

他抱着孩子到门口。

有轨电车停下了，没有了呼啸声，车子里显得更空荡荡的了。

驾驶员抓住第二个小面包，然后迟疑了一下，从瓶子里拿出水喝。

为什么他要在吃东西之前喝水呢。

邮局门口有一只很大的蓝色信箱，里面能放多少封信呢。

如果我往里面放信，那里就永远不会空置了。

自从意大利便条事件发生后，我没有再给任何一个人写过信。

有时候人们谈论什么，必须说，但不用写。

驾驶员在吃第二个小面包，吃完面包屑后他一定会口干舌燥了。

车外面，那名父亲抱着那个睡着的孩子在大街上走着，那街上没有斑马线。

如果过来一辆小汽车，他走过去就太慢了。

谁能抱着一个仍在睡觉的孩子奔跑呢？

或许在横穿马路之前，他必须弄明白不会有车辆开过来。

但他必须向右越过孩子的脑袋看过去，他可能自己搞错了。

如果出什么倒霉的事，那他是负有责任的。

他难道在小孩睡之前没有和他说过吗：妈妈没戴太阳眼镜，否则就看不到你的眼睛有多蓝了。

他去邮局了。

他抱着孩子就像抱着一个包裹一样，如果他不醒，他就把他寄走了。

一个老太透过敞开的车门口问道：这个车到集市广场去吗？

你看看，那上面写着呢，驾驶员说。

我没戴眼镜，她说。

笔直朝前走，他说，如果集市广场在那儿，我们就到那儿去。

老太上了车，驾驶员开车出发了。

有一名年轻男子奔跑着跳上了车。

他的呼吸声多大呀，把我的空气夺走了。

我在咖啡馆前面的桌旁看到了莉莉的继父。

他不希望认出我来，但趁他还没把头转过去，我给他打了声招呼。

那天下午，天阴沉沉的要下雨的样子，沿街桌子旁没有什么客人，我坐在他旁边。

既然坐在沿街的桌旁，大家就可以互相闲扯了。

他点了杯咖啡，沉默无语。

我也点了杯咖啡，沉默无语。

这一次，我手里拿着一把雨伞，头上戴着一顶草帽。

他看上去和莉莉葬礼时不一样。

因为他将桌布上已经干瘪的金合欢树叶扔进烟灰缸，这和莉莉那位军官很相似。

但他双手粗笨。

等到我们的咖啡放在桌子上，女服务员离开时，他用拇指抓住把儿转动杯子，杯子随即发出刺耳的声音。

糖粒粘在了他的拇指上，他用食指把糖粒擦干净，举起杯子出声地喝了起来。

薄得就像女人的袜子，他说。

他希望我想到他的厨房爱情吗？

我说：也有厚的。

于是，他放声大笑起来，抬起眼睛，仿佛他已经开始接受我了：莉莉肯定告诉过您，我也是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一名军官，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在监狱里看望过莉莉那位军官，这事我做成了。

我不认识他，只是以前听说过他的名字。

您认识他吗？

见过，我说。

他要比莉莉幸运的多，他说，或者也不是这样，看你怎么看了。

他的情况不妙。

说完话，他用食指将一片有皱褶的金合欢叶子弄平整，叶子在中间那里断裂了，他将叶子扔在地上，喉咙里呛了一下，他咳嗽了一声，清了清嗓子，注视着那只烟灰缸，说道：秋天快要到了。

这个话题我可以和任何人谈论，我想，然后说：快了。

您在葬礼那天问过我，莉莉看起来什么样子。

您肯定您想了解这事吗？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编辑推荐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作品集首次登陆中国 这是一场庄严的阅读仪式，还是一次华丽的黑色冒险？

翻译阵容超级豪华——齐集全国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家。

米勒的语言具有无可匹敌的质感、奇幻以及穿透力，带你领略文字的“诗性与残酷美”。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是一部以第一人称讲述的长篇小说。

每个人都有坐过公交车的经历，每个人都有过在公交车上若有所思的时候，可是谁又能像故事主人公“我”这般，在看似平静的旅程中能洞彻人生百态、能道尽半生经历、能掀起你心中无尽的涟漪。

一个个体的故事，就是一个社会的缩影。

赫塔·米勒真的做到了。

“说不出来的东西还是可以写下来。

因为写作是一种沉默的行动，一种由脑至手的劳作。

”——赫塔·米勒在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典礼上的致辞 “赫塔·米勒以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直白，描绘了无依无靠的人群的生活图景。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 首先是法西斯分子，然后是非法分子。

而我生在这个时代，必须超越这个时代。

那几个真正的非法分子今天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我们曾经是少数人，但我们许多人留了下来。

人们需要许多人，他们就像马蜂一样摆脱了原来的生活。

我想知道生活是如何发生的，于是离开鞋匠后，我在回家的路上一一检查对世界感到厌倦的种种可能性。

第一种也是最好的可能性乃是：从来不被传讯，从不发疯，和绝大多数人一样。

从来不被传讯，但发疯了，就像鞋匠的妻子和下面入口处旁边的米库太太一样，这是第二种可能性。

第三种可能性是：被传讯，而且发疯了，就像精神病院里那两个疯女人一样。

被传讯，但从不发疯，正如我和保罗，这是第四种可能性。

不是特别好，但我们这种情况是最好的可能性。

它根本不需要名字，国内就这一种白酒，大家都根据标签上的图片给它取名：两棵李子树

。男人们对这两棵相依相偎的李子树的熟悉程度，正如女人们之于圣母马利亚和圣子耶稣一样。

据说李子代表的是酒鬼和酒瓶之间的挚爱。

在我的眼里，这两棵相依相偎的李子树更多地像是结婚照，而不是圣母马利亚和耶稣。

<<今天我不愿面对自己>>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